

# 当徐渭遇上天堂电影院

陈成益

# 尖叫声中的领悟

沈骏

认真读了6月1日刊登在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副刊上刘云耕《写给大朋友的话》这篇文章，和以此文作序的刘云耕与孙女刘月珺合著的《我想尖叫——悠悠日记》。作为一位大朋友，我把书里的那些话都听进去了，有了一些自己的领悟和理解。

## 一

“悠悠日记”，似乎尖叫出一代孩子的心声：“爷爷的话”，真诚坦露了老一辈的思考与呼应。作者直率、坦然的语言表达，爷孙俩不受代沟阻碍的互动、沟通、理解和对话，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崭新的形式。用这种分角色方式来写实著书，在教育书坛上也稀有所见，着实让人肃然起敬，也为之鼓掌、点赞、喝彩。这本书叙述的人、事、物，都是取之于生活的“原材料”，真切、坦诚又实在，所释放的正能量和社会责任感，自然吸引眼球，令人感慨地走入了家长群的眼帘，也让无数家庭产生感同身受的共鸣，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单个家庭的本身，直接辐射到社会的广阔层面。

家庭、孩子、教育等词语，那么的熟悉又有些许陌生，始终是老生常谈回避不了又好像难以解疑释惑显得有些沉重的话题。这话题一直以来也是社会及家庭研究、探索和实践的永恒主题。如何培养教育孩子？说说容易，做做确实复杂，也很难。但是再怎样也得做，“存在决定意识”，这是现实状况“引逼”的必然。相当一部分家长在深感责任重大的同时，往往用“老套路”“惯性思维”去教育孩子而自以为是，或者以“从众心理”跟风式地去进行孩子的教育，由此带来的困惑、迷茫甚至束手无策，似乎难以避免。

## 二

选读这篇文章及所代序的书本，能够让社会、教育界和更多的家长（包括孩子的父母及上一辈），在孩子所处“灌输教育”阶段，注意意之粗暴、威逼、简单、冷漠、不屑一顾、居高临下和家庭式“官腔”等方式、方法，遵循孩子在不同年龄段的成长规律，懂得、掌握和运用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技巧，用“平等与朋友”式来打开彼此间心灵的窗口，聆听孩子们发之内心的倾诉。通过谈心、交流，引导和帮助孩子沿着正确、健康的道路成长，其实际意义不可低估。

没有儿时的“童趣、天真、好问和奇想”，就难有成人后的“成熟、创新、专业和能力”。孩子们接受义务教育是基础性的，然后到一定的学年必然会选择专业，投入专业，在专业中汲取知识，显露才华，因为市场经济是细分经济，社会群体是分工合作，人与人之间是互补协同。只是孩子所选专业是自己兴趣爱好所在，是发挥自身特点所长，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。

“望子成龙”没有错，有哪个家长不希望呢？培养成聪明睿智、高尚谦和的下一代又何尝不是社会的共识？犹如正确对待“森林与树木的关系”一样，培养教育应有大方向、大目标和大方针，但在具体操作中也要注重个性特点，切忌千篇一律的模式化、标准化，这既不符合实际，也极易抹杀想象力和挫灭创造性。这些年，素质教育在不断加强，并在教育机制中有所突破，同时，也要看到在读书、升学的应试教育“指挥棒”一时半会儿尚难改变，在这

种状况下，相信从仅剩的某些空间里，也还是能有所作为的。这篇文章和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示范。

## 三

现实也告诉我们，孩子所学的专业待踏上社会后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，与就（职）业完全对口的比例也不是很高（这不包括从事专业对口工作之后，再次跳出已学专业领域的）。能跨专业领域去工作就业，或在原专业岗位上面对高科技、新变化和新挑战，必然都需及时、主动去更新知识和提升能级，这就涉及其中的关键之点，即在教育过程中前瞻性地培养孩子们的适应能力、社交能力和再学习能力。相对而言，人（这是集合概念）可以改变环境，但基本的也是更为主要的是环境塑造人。先天和后天的因素都起着各自重要的作用，在客观条件已定的情况下，孩子的主观能动性则起着决定性作用，是今后应对人生各种挑战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能力“工具”。

从小培养人才，家庭是基础，父母是孩子人生教育的第一老师；学校是重地，教书育人是这类机构最基本功能，教师是教育孩子的基础工程师，尽心尽力教育好孩子亦是教师的职责所在；社会是大环境，尊师重教是理念，是风尚，更是应永久倡导的一种美德。

教育的最终目标及基本方针必须一以贯之，始终不渝。随着时代、环境和条件变了，尤其是互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，时间、空间的距离和社会关系、人际关系的交往方式等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巨大变化，某些变化甚至带有突破性和再造性。因此，对孩子教育的具体思路、途径和方法等也必须与时俱进地调整和完善，使之相适应，相匹配，甚至在一些抓手上要有所超前。如果社会各界都围绕这关乎“命运”的大事，尽心尽责，各司其职，又能互相协调，互相配合，就能造就和形成孩子茁壮成长的优良条件及氛围。

## 四

经过基础性、系统性和阶段性教育，一些孩子或能成长为全才，在有广度的同时也可能会缺乏些深度，而绝大多数孩子则会成长为各门各类的专才，包括众多掌握职业技能的工匠，他们能在所涉专业（岗位）上，做精做细，不断创新，有更多机会在团队里承担起某个特有的角色，参与或引领行业中某些项专业工作。因此，适者生存，适宜的才是更好的，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值，对孩子教育是弊多益少。

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传承和寄托，更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。几十年来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教育实现了大发展、大跨越。新时代为孩子的教育提供了新舞台，带来了新希望。阅读此代序文章及书籍，但愿能以社会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等视角，从中引发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，“我们做了些什么？我们应该怎样去做？我们如何做才能更灵、更好、更有效？”等深层次的思考，并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启示和帮助。

相信在社会特色和制度优势中，科学地把握人性本质和孩儿心理学原理，把握青少年在人生阶段性中的特征，共同关注和关心对孩子的教育，读懂、理解、尊重和包容孩子的童真、心态、求知、发泄和一己空间，因人而异，因势利导地实施好教育，一定能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在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等全面发展的过程中，身心健康、幸福快乐地成长，成为国家持续发展和进步的栋梁。

2021年6月20日

《红楼梦》里伶牙俐齿的人很多。第四十二回，听到黛玉嘲讽刘姥姥是“母蝗虫”，宝钗立即评述大观园里最牙尖嘴利的两个人，凤姐和黛玉：“世上的话，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。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，不大通，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，更有嚼儿这促狭嘴，他用‘春秋’的法子，将市俗的粗话，撮其要，删其繁，再加润色，比方出来，一句是一句。”

从表面上看，宝钗似乎在赞黛玉比凤姐说话更高明，其实是说黛玉的话语比凤姐更刻薄。但黛玉的刻薄说到底其实无伤大雅，很多时候皆源于一个小心思，总怕宝玉再爱上别人。即使是刘姥姥言谈间提到的美丽女鬼，只要惹得宝玉挂念，就犯了她的忌讳，故招致了“母蝗虫”的评价。黛玉爱使小性子，话语大多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。凤姐不同。她是荣国府的“当家”，要应对周上下各色人等。与凤姐相比，黛玉实在不算“会”说话。

正月十五元宵家宴，凤姐提议击鼓传梅，行“春喜上眉梢”的令。“眉”谐音“梅”，又恰逢佳节。贾母禁不住称赞：“这是个好令，正对时景。”身为贾府的“老祖宗”，贾母话语的分量举足轻重，这句“对时对景”是对凤姐说话艺术的肯定和欣赏。凤姐确实不负贾母的期许和称赞，在当晚的宴席之上，几乎句句都“对时对景”。

行令之初，红梅传至贾母手中停住。依照约定，贾母讲了一个笑话。一家十个媳妇争宠，第十个媳妇伶俐嘴乖，最得公婆欢心，盖因托生人笑的时候吃了孙行者撒下的猴尿。人世并不高明，甚至有些粗俗，而且用意

# 笔会

墨葡萄图轴  
故宫博物院 藏  
选自绍兴徐渭艺术馆  
“畸人青藤——徐渭书画作品展”



徐渭与《天堂电影院》，两者风马牛，徐渭的时代没有电影，连电都没有，意大利小镇上的托托也不认识明朝人徐渭。但当徐渭诞生五百年大展遇上《天堂电影院》在国内的上映，想想还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，他们竟有不少相通处。不用说，徐渭和托托都是天才式的人物，小托托对电影的一切，无所自通，从小热爱电影的他拿起摄影机，成了名导演。徐渭呢，八岁就“稍解经义”，被山阴县令刘屠赏识，在读了徐渭的文章之后，批曰：小子能识文义……期于大成。果然，他成了一个诗、书、画全才式的人物。绍兴新开徐渭艺术馆络绎不绝人流，就说明即使五百年后，他的书画作品还感动着人们，甚至有人说，南北画家都来到了展厅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还写有剧本《四声猿》，“意气豪迈”，被袁宏道“疑为元人作”。这么说来，徐渭还是导演托托的前辈同行呢。

而在生活道路和感情经历上，徐渭和托托又如此相似，中西古今并没有多么大的区隔。徐渭和托托都年幼失怙。徐渭百日时，父亲徐鏞就去世了。他是父亲继室苗氏的丫鬟庶出，他的生母不要说名字，甚至连姓氏都没有。在传统中国，这种孩子，除非有父亲宠爱，名份上地位极低，甚至

被骂“野种”都有可能。他的两位哥哥都大他二十几岁，这样的家庭情况，让徐渭自小在这个家里不好过，敏感、紧张。幸好嫡母苗氏对他还不错，徐渭自述“渭百其身而莫报也”。但他十岁时，苗氏还是遣散了（卖了？）徐渭生母，在徐渭晚年所作《畸谱》中，用了“夺我生母者”，这是相当严厉的指责。这是对少年徐渭身心的又一道创伤。他变得多疑，没有安全感，最终遇到坎坷，心理出现问题，自杀，杀妻，精神疾病纠缠他二十多年。难道这些都是对一个天才的磨炼？

托托的父亲上了战场就再也没有回来，从小聪慧的托托，很早就电影里知道了这个事实，电影其实是这个小城镇通向外面世界的唯一出口。但母亲不肯承认，当托托说“爸爸不会回来了”，还给了他一个伤心的耳光。幸好托托有电影院，电影带给他欢乐与无限可能。当然还有不是父亲胜似父亲的电影放映员阿尔弗雷多，他俩如父如子，也如师如友，一样热爱电影，电影机械的操作，托托看看就会了，这一点连阿尔弗雷多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又无比欣慰。当托托不顾一切救下火场中险些丧命的阿尔弗雷多时，他们的生命似乎融为一体，完成了一次交接，以后的人生故事就要靠托托

自己去书写了。阿尔弗雷多告诉托托：不要回头，不要回来，我不要你来看我，我要听别人谈论你！有这样的人生导师，托托是幸福的。《天堂电影院》是一场人生的回访，而徐渭所作《畸谱》又何尝不是。

徐渭一生历经坎坷，但他也有短暂的幸福时刻，二十岁“进山阴学春生，得应乡科，归聘潘女”，真是春风得意。

“掩映双鬟绣扇新，当时相见过青春。傍人细语亲听得，道是神仙会里人。”徐渭这样回忆他与十三岁潘女的开始——这是绍兴人独有的温柔缠绵吗？因为兄长不善经营，家道衰落，拿不出足够聘礼，徐渭只好人赘潘家。岳父潘克敬相当看重徐渭，不但把他带在身边，要知道他自己是有儿子的，当徐渭因兄长去世，家产被夺，岳父为他营治，居然白了头发。在潘家六七年，“翁之敬爱某者如一日”。

妻子潘氏，她并没有名字，“以其介似渭也，名似，字介君”，她跟徐渭情投意合，很多地方都跟徐渭一样，所以徐渭给她取名似。相识第二年他们便成婚了，之后不久便在广东阳江得到长兄徐谿的讣告，徐渭只得回乡奔丧。新婚小别，徐渭当然非常想念，有一首《南海曲》这样写道：

一尺高髻十五人，爰依云鬓怯依胜，近未海船久不到，欲寄玳瑁簪未得。

相似的性格，无尽的柔情，给青年徐渭以最大的慰藉。潘似还特别在心理上体贴徐渭，“与渭正言，必择而后发。恐渭猜，蹈所讳”，与徐渭这样心性敏感的人相处，她处理得恰到好处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幸福总是很容易被摧毁，在生儿子徐叔前，潘似已经得病，产后又加剧了，不到一年就死了，此时她仅仅十九岁。显然徐渭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，《送内兄潘五北上》表达了这种不适：

去年八月吾入科，二妹开推送五哥。今日五哥复北上，房空镜暗余轻罗。二月梨花几树云，九曲黄河千尺波。忽然念此杳如梦，落日当虹烟雾多。

一年时间，就已天人两隔，真是如在梦中。即使在十年后，徐渭还是无限思念，甚至落下眼泪。有诗《内子亡十年，其家以甥在，稍还母所服，潞州红衫，颈汗尚泚，余为泣数行下，时夜天大雨雪》：

黄金小组茜衫温，袖褶犹存举案痕。开匣不知双泪下，满庭积雪一灯昏。

抄了那么多诗，我们不难看出徐渭对潘似的一往情深，虽然在一起仅有六年，但是对于重情重义的徐渭来说，在他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往后虽还有数度成与未成的姻缘，但都不欢而散，甚至在精神刺激后，误杀耶稣的尿的第十个媳妇。凤姐儿让贾母明白了自己完全明白老祖宗的用心，不仅不生气，而且很感激。同时，凤姐儿也知道众人碍于自己，一时无人能接或敢接贾母的这个笑话。在贾母面前，即使是当事人，凤姐儿也不可能气急败坏。相反，她的自我调侃既为贾母过于直白的讥讽解了围，也让自己免于尴尬。但凡有机会，都笑她：“咱们这里谁是吃过猴儿尿的，别装没事人儿。”此时，最妙的是薛姨妈，她用一句“笑话儿不在好牙，只要对景就发笑”既赞扬了贾母的笑话，又轻轻松松结束了这个笑话。薛姨妈是凤姐儿亲姨妈，也是贾府客人，最通人情世故。她调教出的女儿宝钗，人人跟那

电影一开始，年迈的母亲打电话给托托，她不无遗憾地感觉到，每一次接电话的都是不同的女人。三十年了，托托听从阿尔弗雷多的劝告，再也没有回过小镇。除了爱而不得的初恋，他可能再也没有真正爱上过别人。少年托托在火灾后接下了天堂电影院阿尔弗雷多的工作，他很快就长大了，拿起了摄影机，对着小镇上的一切拍拍——宰牛、生崽，能用镜头摄取的一切，对他来说都是新奇的，他的人生也就此展开。美丽的艾莲娜无意中走进了他的镜头，这些美妙、不确定的镜头成了他最初的作品，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。托托对她展开追求，站在过年的窗口，希望得到艾莲娜的回应，但是却错过了，他心灰意冷地走在满是烟花的街头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艾莲娜主动找到了他，他们恋爱了。而后阴差阳错，托托去服役，艾莲娜上大学，他们也错过。在近三年小时的导演剪辑版中，艾莲娜来电影院找过托托，留下了字条，而阿尔弗雷多没有告诉托托，他为托托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方向，去外面的世界，做你想做的事，而不要在小镇上过完平庸的一生。

小细节，小道具，小托托，各种愉快温暖的回忆，各种小巧、小心思，又无历史感、幽默感。恐怕这是那么多人热爱这部电影的原因所在，但这却不是导演的最终目的。所以才有初映十年后产生的导演剪辑版，我想这才应该是导演的初衷：爱而不得的惆怅，满是忧伤、遗憾，而这种遗憾又是以少年托托沉浸电影世界中的欢乐作底的。导演剪辑版的后半部，功成名就的托托回到故乡，偶遇初恋女友的女儿，他凭直觉那就是，于是跟踪，站在屋外拨通电话，一如少年时代站在女孩的窗口，女人告诉他那是以前的事情了，回去吧。最后却又在海边找到托托，做了他们少年时代没有做的事，仿佛落入俗套（既然是套路，当然一直被模仿，《一一》中NJ在日本约会初恋，结果初恋情荒而逃了；另一部国产片周伟找到余虹，来到一个小旅馆，结果双方都无比僵硬尴尬。托托问以后怎么办，她回答以后还是老样子。于是托托回到了罗马，观看阿尔弗雷多留给他最后的礼物：少年时代没有看到的各种接吻镜头，仿佛人生一场梦，戏梦人生的交织！

恰恰徐渭也有《述梦二首》，他述梦境：

伯劳打始开，燕子留不住。今夕梦中来，何似当初不飞去？恃鸷雄，嗤恶侣，两意茫茫坐晓烟，门外乌啼泪如雨。

跳雨濯，宛如昨，罗鞋四钩闲不着。棠梨花下踏黄泥，行踪不到石榴阁。

大学时，我的毕业论文是论述徐渭，很不成样子。这是我与徐渭结缘的开始。第一堂电影鉴赏课，胡辛老太太（二十年前我们就叫她老太太，现在应该更老了）就选了这部电影，在一个很老的阶梯教室，差不多影两个小时看完。从此开始找各种电影看，相信这也是很多同学的经历。同样面对贫乏无趣，那时的我们，难道就不是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小托托吗！

# 说话的艺术

——听贾母讲“笑话”

王改娣

都怕失于应候。此时，只有薛姨妈最适合对贾母这样一个稍显尴尬的笑话进行评价。既然贾母喜欢“应时应景”，薛姨妈也顺势而为，夸赞贾母的笑话对景发笑。不言而喻，这个“景”指的是尤氏李纨等人 and 凤姐儿姐姐妹妹之间的笑闹。薛姨妈一句话既奉承了贾母、响应了尤氏等人，又使凤姐儿避免了回应尤氏等人的尴尬。对薛姨妈的好意，凤姐儿岂能不知。接下来凤姐儿讲的两个笑话无一不是在呼应薛姨妈的“对景发笑”。

凤姐儿的第一个笑话是专门取悦贾母的。贾母年老，最喜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团团圆圆。凤姐儿投其所好，说一个数代同堂大家庭度过元宵节，并挨个给人员辈分细列一遍，一时花团锦簇。贾母果然高兴，催她讲下去。凤姐儿却戛然而止，说一大家子团团坐，吃了一夜酒就散了。这个笑话乍听虎头蛇尾，结尾冰冷无味，其实不然。凤姐儿把一个笑话掐成两截，中间插进另外一个笑话。聋子只顾拍炮仗的声音，只抱怨得不结实，没等放就散了。有人催问第一个笑话的结尾，凤姐儿旋即把笑话中的大家庭拉回到眼前的生活，说第二日节日已

过完，自己忙得顾不上下面的笑话了。言外之意，那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是无中生有，就是眼前的贾家，这种无形的恭维让贾母更为高兴。同时，夜已深，最会审时度势的凤姐儿知道贾母疲乏，顺着第二个笑话提议大家也“聋子放炮仗——散了”，真是应时应景，惹得众人哈哈大笑。贾母也笑凤姐儿“越发贫嘴了”，再次呼应自己所讲第十个媳妇嘴乖受宠的笑话。

同样用“笑话”邀宠，贾赦就远不如儿媳王熙凤。中秋家宴击鼓传梅花，轮到贾赦，讲“笑话”讽刺一位母亲偏心，生病本该该针，但因为心偏太甚，只针肋条即可。贾赦本是荣国府长子，但贾母心爱小儿子贾政，让他当家。再加上贾赦本身行止有亏，甚至算计贾母近身丫鬟鸳鸯，惹得老太太愈发不喜。当日家宴，贾政再次先机占尽，第一个讲笑话讨得贾母欢心，又拿宝钗的诗向贾母献宝，让老太太更加欢喜。新如旧怨一涌而上，自然脱口而出的“笑话”是其心声的自如回响，透露出他对母亲的不满和对兄弟的嫉恨。在贾府这样的封建大家庭中，“孝悌”二字应该是治家之本。难怪贾母勉强吃了半杯酒，过了半日，才笑说自己也得针一针。贾赦听了有点着忙，但并无羞愧之意，最终母子二人的隔阂也未消除。

贾母偏心是事实。但这个偏心贾母自己可说，贾赦则不可说。贾母用“笑话”自嘲自己偏心凤姐儿，尤氏李纨等人只敢骂贾母笑话凤姐儿，无人敢说贾母。贾赦借“笑话”讽刺母亲，暴露出狭窄心胸和对母亲的忤逆，让自己成为了第二个“笑话”。情商低的人运气也差。贾赦离开宴席出去，被石头绊了一下，脚崴了。

